



# 中庸講記之 21 (下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**《中庸》第二十章之五：**  
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；獲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獲乎上矣；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；順乎親有道，反諸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；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

## 讀懂經句

- ① 下位：臣也。
- ② 獲上：得君王之信任也。

③ 有道：即豫之道理也。準備。

準備的方法就是要誠心。

④ 信友：謂志行素孚傳聞君上也。

孚就是訊息，為人臣的志向及行為，此訊息要傳達到君王的耳中，這一定要經過朋友。所以與朋友之間要相互了解，彼此要能相互信用、信任。

信乎朋友，朋友等於是替我們報訊、傳聞的人，不然我們即使有這個能力，君王的底下有那麼多人，他怎麼會知道？所以一定要有了解的人可以給君王報訊。

⑤ 順親：謂盡孝父母，厚及朋友也。

孝順父母的行誼要無為、色難等都能做到，使朋友感受到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，由他對父母的孝，也讓人信任他的為人處世；再由這樣的信任，看出他能齊家也能治國，朋友自然將此訊息報告君王。這就是此人平時的準備。

⑥ 誠身：謂靜時存養，動時省察，去妄存真以善其身也。

「存養」，是存其心、養其性，即之前所說的「自性起用」。我們要做到一無所得是很簡單的，在於做與不做而已；要做到一塵不染就很不簡單，因為會受到外力的影響。要做到一無所得，是自己可以做主的，若只想要有所得，那是在修有形的，與「道」就格格不入。

就像一開始後學報告所說，以前老前輩修道只想到要如何帶人回天，其餘的他們都不會考慮；名位對他們而言，反而累贅，無法理解為何道場要有這些名稱（道場稱謂），怎麼哪天突然有了這些稱呼而被嚇一跳；這是事實，也是後學的真心想話，無絲毫偏差。

所以他們老一輩都能夠成道回天，是因為他們無心，連一點心機都沒有，這就是存其心、養其性。

「謂靜時存養，動時省察」，靜的時候，以先天的心培養我們的本性；動的時候要省察，反省自己。這是一般為人處世，「去妄存真以善其身也」，誠要做到「去妄存真，以善其身」，內心都是真的，而無絲毫妄念，已到無我的境界；只知道要做，安其位行其道，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如孩子般天真無邪，這是多麼地好！

⑦ 明善：謂格物致知之功，知人察天之事。

「謂格物致知之功，知人察天之事」，這已經是無私的境界了，明善是已達自性的境界。很多人會說這很難做到，然而雖然還無法做到圓滿，但可以感受得出心無罣礙；當內心無罣礙時，四通八達，這是何等地逍遙自在。

**第十五節 此節又以下位推言素定之意，正見中庸之道，通上徹下所當行者也。在下者能安其位而行其道，民便可得而治矣。然信友不可便佞苟同也，則必有前定之道焉，是在順乎其親也。而順親不可阿意**

曲從也，亦必有前定，是在誠乎身而已。蓋明乎善，則察人心之本然，知至善之奧所在，則可得身之誠。求誠之道無他，必先有豫之功，上下便可知矣。（整理自《中庸輯義》）

「素定」，是誠心準備。

「正見中庸之道，通上徹下所當行者也」，中庸之道，對君王或居下位的人都能講得通，由治國有九經就可得知，主要是在於當行，並沒什麼秘方。

「在下者能安其位而行其道」，安其位是指現在要做的事情。老前人時常這樣說：「你坐在什麼位子都不知道，還能辦什麼事？」位是代表職責，就我現在所擔任的角色去扮演好自己，就不會有差錯；如果連自己的位都不知道，那能做什麼事情！所以安其位才能行其道。

「民便可得而治矣」，治理百姓是顯而易舉的事情。

「然信友不可便佞苟同也」，能彼此信任的朋友，這朋友也是有條件的。《論語·季氏》中，子曰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、友善柔、友

便佞，損矣。」因為時間關係，今天就先不談「益者三友」，而只針對「損者三友」來說明。「友便辟」，是只做表面而不正直的人。「友善柔」，是表面都說好好好，但內心所想的與外在的表現不一致。「友便佞」，是指能言善道，講得頭頭是道，可是所說的話卻都是沒有根據的，言不及義。

有時候我們聽人講話，「長晡綴下晝，講規晡（台語，一整天，指時間很長的意思）」，講了老半天，歸納起來，也讓人聽不出所以然，或者是說一些沒有營養的話，讓聽的人沒什麼收穫。所以講話要有根據，用聖人的經典作為根據，或是以現代所看到的及感受到的，提出我們個人感想及看法，這樣才是有內容的談話。

另外，還有「苟同」，也就是隨便認同別人的看法，常言說：「順人意好過識情理」，這是鄉愿，好人大家都會做，像這種朋友我們就要注意小心了。

「則必有前定之道焉」，為何會隨便講話？就是沒有準備，隨意捉取一些資料來講。身為點傳師、講師，對於這點要注意，講道理不能隨便亂抓資料，認為拿到這麼多的資料，即

使要講三天的道理都沒問題，這是太自信了。比如王邦雄博士，他演講一節課幾千元，看似很好賺，一個多小時就賺到了；但他卻須準備一個禮拜，要一直跑圖書館翻閱資料，才有辦法這樣講課；身為學者，對經典能倒背如流，但他的演講都還是要事先準備，才不致辜負了聽眾。聽眾要有所得才有意義，否則請自己人來演講就可以了。

以前後學在整合班也曾聽過講師說：「我今天是代理某某人來講課，你們想聽什麼內容，由你們做選擇。」後學一聽，頭都暈了，一粒頭兩粒大！哇，這豈能開玩笑！世間哪有這麼厲害的人，要他講什麼他都能應付自如？像這樣的人都是有頭無尾，講到最後也不曉得自己在講什麼，不知所云。所以說一定要事前準備。

「是在順乎其親也」，準備什麼？就是要孝順父母。若要由信任的朋友將你為人處世的行誼風範，傳達給君王知道，就要先作準備，即先孝順父母，這是做人的根本。

「而順親不可阿意曲從也」，順親不是父母說什麼就是什麼。以前常說：「聽師調遣」，師要調遣我們時，

我們也要分辨這樣合不合理。所以為何孔子會對曾子禁足？因為曾子面對父母拿棍子重打他時，他為了孝順而毫不閃避；孔子說：「小杖則受，大杖則避。」父母拿大木棍打人時，就要懂得閃躲，不可每件事情都順從，否則被打傷而無法工作，那稱得上是孝順嗎？

「亦必有前定，是在誠乎身而已」，一定要做到事先準備，就是要誠身，靜時存養，動時省察。這是基本的道理，我們一定要做到。

「蓋明乎善，則察人心之本然」，我們若有格物致知、知人察天的工夫，這是明善的境界，能達此境界，就能知道人心本善。

「知至善之奧所在，則可得身之誠」，「至善之奧」，即能自性起用；能達到自性起用的境界，這已是道心而非人心，「奧之所在」也是誠的展現。

「求誠之道無他，必先有豫之功，上下便可知矣」，因為我們是凡夫，所以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《中庸》。我們一定要有誠心的準備，則對於為人君、為人臣的本分就都一清二楚了。

## 依經演譯

1. 孟子曰：「是故誠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誠，未有能動者也。」《孟子·離婁上》

「是故誠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」，思誠者，意指想要達到誠。今天這個人才班名為「誠明人才班」，即自性；自性即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」。若兩字對調為「明誠」時，則意思完全不同！內心發出至誠，昭昭自明，對任何事都能洞悉得一清二楚，這就是本性。

而「自明誠」，明就是要學習自知之明，要用工夫，即存心養性、知人察天、格物致知的工夫，這些工夫就是「明誠」；本身光明才能達到誠的境界，剛好相反，此謂之教。

其實二者是一樣的，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，到最後都會一樣。但目前我們要自性起用，因受後天的物慾所蒙蔽。要念念發自於至誠，是因人而異，不是沒有，就是要看人，我們這個誠明人才班就是要看人的誠心。通常老菩薩都是一無所得，如一張白紙，卻都能成道回天，大家相不相信？為

何能回天，因為一無所得，不懂得什麼文章，不知道什麼是名位，他們到最後能一塵不染地回天，這就是本來面目。我們一開始就是要做這點，將來的工夫全都要用這點。若能掃除名相，是何等自在逍遙！

反之，若為名相所束縛，是很難過的，因為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，自認為不須別人多加說明，我早就知道了，這將來會怎樣怎樣！若能知道將來會發生的事情，豈不是比諸葛孔明還聰明？這哪有辦法修道，這是聰明反被聰明誤，變成「賢者過之」《中庸》。所以我們現在是「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」。

「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」，我們現在成全度人，實在是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」。有人說台灣度不到人了，道務須往國外發展；我們的目標是道傳萬國九州，所以道務須往國外發展，但台灣還有很多人未求道，我們才度了多少人而已，來道場的又有多少？捫心自問最清楚了。未求道的人難道都是壞人嗎？很多人都比我們還要好、比我們還要有水準，我們度不到人，卻總說對方的緣尚未到，其實是我們自己要提升，要加強言、

事、行三方面的水準，至少要與之相當，物以類聚，才較有可能度得了他們；若我們的水準勝過他們，他們才會想要向我們學習。

日本人交朋友，會選擇可以學習的對象，認為與你在一起，他可以進步。假如我們自己都不想提升，而將精神耗在一些細節枝末的事情上，煩惱惱何時休？如此我們的道務要如何能提升？這是千真萬確的，不誠，無法感動人，我們就是欠缺了這個「誠」字。

「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」，若以至誠的心而無法感動人，這是不曾有的。

「不誠，未有能動者也」，沒有誠心卻想感動人，這是不可能的，沒有誠心是無法感動人的。

這句道理給我們很大的啟示，我們現在最大缺點是什麼？取名「誠明人才班」，就是因為我們都差了一個「誠」字；若能夠發出誠，則今天的道務何止如此而已。這是要眾志成城，而不是只靠個人，要用團隊的力量來推動道務，這股力量一旦發出，是無法估計的！

**《中庸》第二十章之六：**  
**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；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**

### 讀懂經句

① **誠者**：真實無妄，天理之本然，即天命之性，自然不假修為，聖凡同具。

「真實無妄，天理之本然，即天命之性」，此天命為真天命，因為本性是由 上天老中 所賦予我們的。但我們為何被蒙蔽了天命？求道是明師一指，所謂的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。在一指之後，我們即與上天相通，而成為一條金線，這是上天所給的，每個人都有一條金線，直通理天，不必經過任何手續，能直通 老中；但是要做到誠，有發出誠才能相通，沒有發出誠就無法相通，所以說「**至誠如神**」《中庸》，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。

「自然不假修為，聖凡同具」，「誠」包括人的修養，《太上清靜經》說：「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。」清靜的道理就是至誠的心，這點我們要多體會及了解。「誠」是天命之性，

自然不必假藉著修為，是聖凡同具的，聖人與凡夫都有；但為何會有聖人及凡夫之別？因為受蒙蔽了，迷即眾生，覺悟即佛。

② 誠之者：人受物蔽，不能皆實，須用力復其誠，推人事之當然，正本分內事，盡人合天而已。

「人受物蔽，不能皆實」，人因受物慾蒙蔽，就不實在了。想看看，我們可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實在？有百分之百的真實無妄？不太可能，因為有時候考慮了很多世俗的生活習慣、世俗的規矩，而蒙蔽了本然。

所以人有時會做表面工夫，這是很愚蠢的！用表面工夫地做與真心實修地做，都一樣是在做，也一樣都很辛苦；有辦法、能做的人，才有能耐做表面工夫，但為何差別卻那麼大？大家須了解，以表面工夫做，是得到福報，而不是功德，是洪福而不是清福；二者有天壤之別，這只是後天輪迴的福報，但無法跳出輪迴。

那為何要做表面的？因為有人看得見，會給予稱讚、給予掌聲，會感受得到，面子俱足；得到稱讚就是福報，因為人家看得見你在做，所以給予稱讚，這是「現世報」。人很愚蠢，

現世報有什麼用？上天是寸功不昧，我們應做到唯天可表，這都只是一種心境之差別。

有的人被稱讚，卻一樣能回天，因為他無心，不在乎人家有沒有稱讚他，一樣盡本分地在做，這就是有實在和沒實在的差別。

「須用力復其誠」，我們要克服難關，要克服我執、法執、名相的阻礙，都要用工夫；這裡的「用力」並不是用力氣，而是用心去力行、去推動。

「推人事之當然，正本分內事，盡人合天而已」，我們現在所做的是做人應做的分內事；是身為後學者（每個人都是後學，老前人也是自稱後學），所應做的分內事，也就是「盡人道，合天道」，這就是「誠之者」。

③ 不勉而中：安而行之也。

聖人是「安而行之」，其本性自然，行事不須勉強。而我們做事較勉強，總是被指派到了，而不得不去做，較不會自動自發，須靠外力拘束、推動；反之，不須外力推動，能自動自發，這就是生而知之、安而行之，這是聖人。

#### ④ 不思而得：生而知之也。

不須經過思考就能得到，這是「生而知之」。但實際上聖人是否真的一出生就無所不知？其天性、領悟，應該也是有經過學習的；後學從歷史看來，可能只有六祖惠能大師是沒有經過學習的。孔子也說：「述而不作」《論語·述而》，他認為只是集古聖人之言，講給大家聽而已，自己無法講出其他新的道理。由此可體會生而知之者是聖人。

#### ⑤ 從容中道：不勉不思即從容。而中而得即中道。

不勉強、不去想，就是從容，所思所為都符合道理；如同孔子所說：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《論語·為政》，心裡想做什麼，都不會犯了規矩。其實孔子很早就有這樣的修為，而不是等到七十歲以後。

#### ⑥ 擇善：是辨別眾理，以求所謂善，察之極其精，學知困知之事也。

「是辨別眾理，以求所謂善」，能辨別所有的道理都是最好的，以求所謂善。

「察之極其精」，其省察是最精微的，精微是指細節。老前人對修辦

道是非常注重細節，哪裡要莊嚴，哪裡要怎樣……；有的人會說：「細節何必多加注意？」在大體上大家都能注意到，但對於細節部分，就較易忽略而設想不夠周到。修道是要修「楣角（台語，指角落隱晦不被人注意之處）」，很多人在講話時會有些小動作，或在為人處事方面也有些小毛病，這些小動作、小毛病，一定要改掉！

「學知困知之事也」，每個人都有個性，但自己卻不知道；別人看得出來而不明講，這只是讓你，也是擔心一旦講出來，彼此因而無法再合作就麻煩了！大家都是這樣在包容，所以本身永遠不知道自己的小毛病，這是「學而知之」、「困而知之」，所以擇善是要學習的。

#### ⑦ 固執：是操持服膺，守之極其堅，利行勉行之事也。

「服膺」是拳拳服膺，對於好的就堅守不被奪去，如同顏回夫子，得一善則拳拳服膺。這是「利行勉行之事」的道理。

**第十六節 此節承上文誠身而言，因人之生也，二氣成形，天賦之以理而成性，性本真實無妄，統四端兼萬善，而無絲毫虛偽存乎其間。此**

乃從容中道之聖人與天為一，所謂天之道也。庸人為氣拘物蔽，而不能皆誠，猶須用力以復其真，所以當豫者，而擇善則不使天理混於人欲，固執則不使人欲奪乎天理，用誠修為，盡人合天，人之道也。（整理自《中庸輯義》）

「此節承上文誠身而言」，上一節即在說「誠身」之理，此節再延續說明；靜時存養，動時省察，去妄存真，是謂「誠身」。

「因人之生也，二氣成形，天賦之以理而成性，性本真實無妄，統四端兼萬善，而無絲毫虛偽存乎其間」，人都由二氣形成，「天命之謂性」《中庸》，每個人都是由上天老中天命賦予本性，此本性是真實無妄的；統仁義禮智四端而兼萬善，因此五常俱備，人的內心應該是無絲毫虛偽的。

「此乃從容中道之聖人與天為一，所謂天之道也」，所以聖人能從容中道，與天合為一，這就是天的道理。

「庸人為氣拘物蔽，而不能皆誠，猶須用力以復其真」，然而一般凡夫俗子，因有氣秉，有我執、私心，而受氣拘物蔽，做每件事都無法達到至

誠的境界；所以要用心力行，以恢復我們的真誠。

「所以當豫者，而擇善則不使天理混於人欲，固執則不使人欲奪乎天理」，我們一定要誠心準備、要擇善；為何要擇善？人的自性是上天所賦予的，一塵不染，為不使混雜人慾而須擇善；這裡的「固執」，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個性很固執，而是在理慾交戰當中，為不使人慾奪去天理，築一道圍牆來保護、防禦天理，這防禦就是「固執」。

「用誠修為，盡人合天，人之道也」，修道一定要以誠來修為，沒有第二個方法，就是要誠心抱守；盡人道來符合天道，這就是人之道也，也就是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的意思。

（全文完）

